



還情劍

卧龙 著

内 容 简 介

还 情 剑

卧 龙 著

①

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七绝魔剑”传人李寒秋幼年时父母被人杀害，他只身行走江湖，立志报仇雪恨，由此陷入重重纷扰之中。先是遇到“南天一公”俞白风的孙女娟儿，并助她从谭药师手中救出俞白风，又在夜探方家大院时救出方秀的婢女萍儿，二人被追杀的亡命途中遇到仇家之女君中凤，并与她订下了三年的死亡之约。李寒秋于寻仇之际了解到以侠名著称的“江南二侠”方秀韩涛不仅是杀害自己父母的元凶，而且他们正在策划着称霸武林的巨大阴谋。李寒秋与娟儿、萍儿、君中凤等人在俞白风诸武林同道的协助下，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杀死了“江南二侠”以及幕后人谭药师，消除了即将出现的武林大劫，而李寒秋亦被娟儿误断右臂，却又因此与君中凤尽释前仇，二人相伴双双离去。

该书故事情节曲折迭宕，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打斗场面惊心动魄，并穿插以感人至深的爱情描写，正可谓义胆侠心，一剑还情，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目 录

卷 一

第一章	长剑蓝袍美公子	1
第二章	艳女苦命谜	20
第三章	三分武功霸江湖	41
第四章	百佛神图	61
第五章	祸由贪心起	85
第六章	消魂自有倾城貌	101
第七章	奇诈绝骗	114
第八章	金陵方秀	131
第九章	夜栈艳女心	150
第十章	笑里藏刀	172
第十一章	春闺龙虎豹	191

卷 二

第十二章	消魂春药勾魂女	207
------	---------------	-----

第十三章	七绝魔剑	229
第十四章	恩尽义绝	247
第十五章	沙洲女儿红	268
第十六章	芦中夜怪	291
第十七章	侠盗大搏杀	313
第十八章	绝色情波	340
第十九章	千金一诺	358
第二十章	奇门神卜世外翁	375
第二十一章	千手仙姬	397

卷 三

第二十二章	怪智邪谋	421
第二十三章	仇爱同舟	442
第二十四章	女人心，海底针	463
第二十五章	通灵蜘蛛有情毒	486
第二十六章	激流勇斗	507
第二十七章	巾幗红袖殉武侠	529
第二十八章	私仇公义	548
第二十九章	美女少林僧	567
第三十章	一山不容二虎	592
第三十一章	风雪斗红梅	615

卷 四

第三十二章	枯林围困	637
第三十三章	九幽鬼哭	660
第三十四章	独目阎罗	682
第三十五章	八方风雨会金陵	704
第三十六章	换心房中惊群雄	734
第三十七章	至善至毒	763
第三十八章	法轮九转铁甲人	790
第三十九章	繁华成梦亲情绝	806
第四十章	了却恩仇还情剑	831

第一章

长剑蓝袍美公子

长剑。蓝袍。

长剑，在秋日下闪烁出慑人的杀气。蓝袍，在秋风中飘洒着动人的帅气。

这就是名震武林绝恶绝毒的“七绝毒剑”传人李寒秋。

此时，他的右手正扣住野医模样老叟的腕脉，箭般目光却盯在对面锦袍公子的脸上。

他身旁却站着一位淡妆少女，少女身后的便是号称江湖神偷的游侠雷飞。

只见少女用剑尖一指锦袍公子，问道：“韩公子，你既非与这谭药师同道而来，想必不会出手救他吧？”

韩公子道：“娟儿，这外面有他的埋伏。”

娟儿一笑道：“我知道。我们三位既是把他擒住，自然对这老狐狸已了如指掌，不劳公子费心。”

韩公子看了谭药师一眼，道：“在下多此一举了。”

娟儿道：“我想知道公子是否肯离开此地？”

韩公子道：“如是在下不肯离开，娟姑娘准备怎样？”

娟儿冷笑道：“看来那只好连公子一起对付了！”

韩公子摇摇头，道：“娟姑娘该知我为人，在下从来不说

谎言。”

李寒秋左手伸动，点了谭药师数处穴道：“韩公子，咱们今日一定要见个高低，不分胜败，不许住手。”

缓步直对韩公子逼了过来。

韩公子道：“李兄苦苦相逼，看来似是有胜我的把握。”

李寒秋道：“谭药师和娟姑娘，由他们自己解决，咱们到室外一分生死。”

韩公子不理睬李寒秋，目光却望着娟儿道：“娟姑娘，李兄这般苦苦相逼，在下只好答应了。”

娟儿怔了一怔，道：“李兄，不要逼他应战，咱们从长计议……”

李寒秋接道：“谭药师已无反抗之能，在下和韩公子的事，不劳费心。”

大步向外行去。

韩公子随在身后，走了出去。

娟儿看两个出了室门，低声对雷飞说道：“要他小心那韩公子的暗器。”

雷飞点点头，行出室门。

娟儿望了谭药师一眼，道：“现在，不论我如何对付你，你都无法反抗，也无人可以看到。”

谭药师表面之上，虽然维持了镇静，但他内心之中，却是充满着惊震，生恐娟儿当真的施下毒手。

娟儿扬起兵刃，道：“谭药师，你别无选择，除了答复我的问题之外，只有皮肉受苦。”

谭药师道：“姑娘……”

娟儿冷冷接道：“不要想说服我，你不肯答复我的问话，

第一步，我先割下你的鼻子。”

语声微微一顿，道：“我爷爷是否活在世上？”

谭药师还真的不敢不答，当下说道：“令祖还活在世上。”

娟儿道：“他现在何处？”

谭药师道：“就在你们住处附近。”

娟儿一怔道：“就在附近？”

谭药师道：“不错。”

娟儿道：“在那儿，距此好远？”

谭药师道：“那地方原本没有名字，我替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作‘无忧石室’，距这里不过十里左右。”

娟儿道：“讲的是实话么？”

谭药师道：“句句真实。”

娟儿道：“讲一句谎话，我就挖你一只眼睛，我要去那里查看。”

谭药师道：“那你如何能找到那地方呢？”

娟儿道：“那要如何才能找到？”

谭药师道：“要在下带路才成。”

娟儿略一沉吟，道：“咱们几时动身？”

谭药师道：“悉凭姑娘之意。”

娟儿收回手中兵刃，道：“有一桩事，我一直不明白，你和我爷爷本是很要好的朋友，但你为什么要害他？”

谭药师道：“我要害他，他早已死去多时，哪里还能活到现在。”

娟儿接道：“你不是害他，为什么找人假冒他，使我们一直蒙在鼓中？”

谭药师道：“令祖未死，你见他之面，问他就是。”

娟儿知晓了爷爷未死，心中陡然放宽了甚多，担心起李寒秋和韩公子一场生死的搏斗，当下说道：“我有事离此一刻工夫，要点你晕穴才成。”

谭药师道：“你可是去看那李寒秋和韩公子搏斗么？”

娟儿道：“怎么样？”

谭药师道：“韩公子聪明得很，只怕他不会和李寒秋动手。”

娟儿一扬手，又点了谭药师两处穴道，道：“你功力深厚，是定然能自行解穴，因此我不得不早做准备，我去过回来，咱们去找爷爷。如果你讲的是瞎话，有你苦头好吃。”

转身向外行去。

只见李寒秋和韩公子在室内对峙而立，都已经亮出兵刃。

李寒秋是一柄长剑。

韩公子却是一支金笔和一把寒光闪烁的短剑。

雷飞站在一侧观战。

娟儿缓步行到雷飞身侧，低声说道：“韩公子武功不弱，这一战很难料谁胜谁败，不知李兄何以非要坚持这一战不可？”

雷飞道：“他要报父母大仇，但人人都说这位韩公子如何了不得，他早把他看成了阻拦他报仇的障碍，今日有此机会，自要除他而后快。”

娟儿道：“李兄未必能胜韩公子啊！”

雷飞轻轻咳了一声道：“如是两人只凭武功动手，李兄弟必胜无疑。”

娟儿道：“两个人都以性命相搏，你又要他们如何只能施用武功呢？”

语声一顿，接道：“我要你告诉他，防那韩公子的暗器，不知雷兄是否讲过？”

雷飞道：“讲过，我已用传音之术告诉了他，对敌之前，似是不宜再强调那韩公子如何厉害了。”

娟儿也不再多言，横移两步，和雷飞平行而立，看着场中变化。

这时，李寒秋已缓缓举起了手中长剑。

韩公子也把金笔平胸而举，有如用剑一般。

雷飞突然回顾了娟儿一眼，看娟儿站在两尺之外，欲言又止。

原来，那韩公子似是以金笔为兵刃之主，右手握笔平举胸前。左手执着的短剑，却斜斜指向地上。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开门式，以雷飞见识的广博，从未见过这种架式。

但雷飞凭藉经验判断，这起手式，却给人一种亦正亦邪的感觉。

只听李寒秋冷冷说道：“阁下准备好了么？”

韩公子道：“好了，在下久闻‘七绝魔剑’之名了。”

李寒秋道：“好说，好说，阁下可以出手了。”

韩公子道：“李兄先请。”

李寒秋道：“时间宝贵，在下也不和韩公子客气了。”

长剑一振，刺了过去。

韩公子短剑一抬，封住门户，架住李寒秋的剑势。

李寒秋长剑一沉，剑芒一闪，长剑斜撩，反向韩公子手腕之上斩去。

韩公子平举胸前的金笔，疾快点出，当的一声，正中李

寒秋的长剑。

李寒秋长剑受震，不自禁向下一沉。

原来，那韩公子以短剑诱使李寒秋剑招变化用出，金笔及时反击。

一交手间，韩公子由被动抢回先机。

但他并不借势反击，反而向后退了一步。

李寒秋也同时向后退了一步，收回剑势，准备封挡对方攻势。料不到的是，韩公子竟然不进反退。

李寒秋略一犹豫，突然又举剑而上，长剑摇动，闪起两朵剑花，分攻韩公子两处要穴。

韩公子左手短剑，也幻起一片冷芒，剑花错落中，挡开了李寒秋的剑势。

但他的右手金笔，却是不肯轻易出手，左剑拒敌，右笔似是异常珍惜，不肯轻易施用。

李寒秋连攻了十余剑，而且每攻一剑之后，就故意留下破绽，希望对方反击。

原来，他希望诱使韩公子把武功施展出来，再酌量反击。

那知韩公子竟然是以守为主，不肯反击。

李寒秋渐感不耐，大声喝道：“小心了。”

剑势突然一变，施展“七绝魔剑”，招招指向韩公子的要害。

这“七绝魔剑”，乃天下第一毒剑，施展出手，果然威力惊人。

韩公子也极快地变化了手中兵刃，忽而笔快，忽而剑速，手法的博杂，每一招，都是不同门户的武功。

剑笔交错，转眼间接下了李寒秋二十余招。

李寒秋看他连封自己二十余剑的手法，各自不同，心中亦是敬佩，付道：“这人小小年纪，武功如此精博，假以时日，那还得了。”

心中念转，剑势一紧。

韩公子接二十余剑，已然感觉智穷力竭，李寒秋剑一紧，更感招架不易。

但闻李寒秋大喝一声“着”！唰的一剑，划中了韩公子左臂，衣裂肉绽，鲜血淋漓而出。

这一剑，势道大概甚重，韩公子手中短剑，也被迫落地。

但韩公子却有着无比的镇静，强忍着疼痛，右手金笔一指，一缕金芒，由笔尖中激射而出。

两人相距不过数尺，笔尖中射出暗器又大出意料之外，李寒秋只觉右臂一麻，手中长剑顿然一缓。

韩公子一吸气，陡然退后八尺。

李寒秋觉着伤处一阵麻木，整个右臂已无法抬起来，不禁心中一惊。

韩公子也伤得很重，就这一会工夫，整个的左臂，都已为鲜血湿透。

右臂重伤之下，李寒秋纵有绝世的剑法，也无法再施展出手，空余满腹激怒，抬头望了韩公子一眼，冷冷说道：“令尊极善暗箭伤人，阁下承继衣钵，大有青出于蓝之势。”

韩公子淡淡一笑，道：“兵不厌诈，愈诈愈好。李兄几时见到过讲信诺的君子之战，咱们以性命相搏，生死于呼吸之间，在下如不施展暗器，此刻已丧在李兄剑下多时了。”

李寒秋已无力再出手伤他，他心想骂他一阵，出出胸中闷气。

但那韩公子却一口气，把李寒秋所能骂到之处，全都讲了出来，只觉再无可骂之处。

只见韩公子举手中金笔一阵摇动，两个十八九岁的劲装少年，联袂奔了过来。

两人身上都佩着两件兵刃，背上一柄长剑之外，腰里还挂着一把带有鞘子的方形兵刃。

两人行近了韩公子之后，立时分开行动，一个替韩公子包扎伤势，一个捡起韩公子丢在地上的短剑。

娟儿缓步行到李寒秋身侧，道：“李兄，你伤得很重么？”

李寒秋道：“我中了他的暗器。”

娟儿道：“伤在何处？”

李寒秋道：“右肩之上。”

娟儿道：“有何感觉？”

李寒秋道：“伤处麻木，右臂难抬。”

娟儿道：“那是淬毒之物了。”

顾不得众目睽睽，右手一抬，唰的一声，扯破了李寒秋的右臂衣袖。

只见李寒秋臂窝之处，钉着一枚金色的小针，已经全入肉内，只露出一点金芒。

娟儿伸出纤纤玉手，准备拔下那李寒秋肩上的金针。

李寒秋疾退两步，道：“姑娘不可随便动手，那针上奇毒很烈。”

娟儿道：“我知道，但我手指未破，针上纵然有毒，也无法伤我。”

李寒秋道：“还是小心一些的好，在下已经受伤，姑娘不宜再伤了。”

娟儿道：“好！李兄请运气暂闭肩上穴道，别让奇毒内行，我去设法讨他解药回来。”

李寒秋轻轻叹息一声，低声说道：“你要小心了，这韩公子太狡诈，笔中藏针，前所未闻。”

娟儿点点头，直对那韩公子行了过去。

这时，韩公子伤势已经包好。

两个随行的劲装少年，突然一横身，挡在韩公子身前，手握剑把。

韩公子重重咳了一声，道：“你们闪开。”

两个劲装少年嗯了一声，闪向一侧。

韩公子抬头望了娟儿一眼，道：“你可是想替李寒秋讨取解药？”

娟儿点点头，道：“是的。”

韩公子道：“你怎么知晓我一定会给呢？”

娟儿道：“不知道。不过，你不给，我也会抢，除非你战死，或是能够战胜我。”

韩公子道：“看来姑娘似是自信能够胜我。”

娟儿道：“我看到你伤得很重。”

韩公子道：“所以，你要乘人之危？”

娟儿道：“我只是取解药，并未存有杀害你的心。过去，你一直对我不错。”

韩公子接道：“现在呢？”

娟儿道：“咱们道不同，难相为谋。”

韩公子轻轻咳了一声，道：“我现在明白了。”

右手探入怀，摸出一个玉瓶，投向娟儿，道：“接住，娟姑娘。”

娟儿伸手接住，道：“多谢韩兄，你现在可以走了。”

韩公子道：“瓶中有丹丸三粒，要他珍惜使用，也许还可再救他一次命。”

娟儿道：“多谢关照。”

韩公子回头行了两步，道：“娟姑娘，此刻你是否相信，在下是和谭药师不期而遇。”

娟儿摇摇头，道：“不信。”

韩公子苦笑一下，道：“慢慢你会知道。”

娟儿道：“我不会追究此事。”

韩公子道：“应该查明白。”

娟儿道：“我要办的事情太多了，件件都很重要，这事我不愿追查，韩兄请多保重，下山去吧！”

韩公子神态黯然，道：“咱们日后还能相见么？”

娟儿道：“最好别见。”

韩公子道：“为什么呢？”

娟儿道：“见面不如不见，见又何益？”

韩公子不再多言，缓缓转身，举步向前行去。

他的步履沉重，有如负重千斤。

两个劲装少年，紧守在韩公子的身后，一步步向后退去。

娟儿目睹他们远去，才步行回到李寒秋身旁，道：“李兄，服下这瓶中药丸。”

打开瓶盖。

李寒秋也不多问，伸出手去，接过一粒药物，吞入腹

中。

娟儿缓缓塞上瓶塞，道：“不知这药丸是否对症李兄，先请休息一下把！”

李寒秋望望右臂的伤处，只见已然色呈紫红，肿起甚高，心中暗道：“这暗器果然恶毒。”

娟儿紧随在李寒秋身后，行入室中，道：“李兄请坐息一刻，如是药不对症，还得另想他法。”

雷飞低声叹道：“那韩公子果然是聪明得很，竟在兵刃中另藏暗器，实叫人防不胜防。”

娟儿冷笑一声，道：“暗器如此恶毒，算不得君子人物，当真是人心难测。”

言下之意，心中似已对韩公子有了极大的反感。

雷飞心中暗道：“如韩公子这一针，使那娟姑娘对他的倾慕之心，完全消失，李兄弟这一针倒也不算白挨了。”

但闻娟儿说道：“雷兄，请照顾李兄的伤势，谭药师现在此地，就算他施展狡术，留下的药不对症，咱们也可逼使那谭药师替他治疗毒伤。”

说罢转身而去。

雷飞道：“我说呢，姑娘怎的轻易放他离去，原来是胸中早有成竹。”

转目看去，只见李寒秋肩上的红肿之势，似是已在微微消退。

但那毒针仍在伤处，当下取了一双竹筷，夹出毒针。

李寒秋轻轻吁了一口气，道：“药很对症，小弟已觉得毒性消退。”

雷飞低声说道：“兄弟，这一针你没有白挨。”